

第四十九回 授顯官二人同上任 傳喜信兩姪各求親

話說寶珠次日一早出門拜客，就有許多親友來請洗塵，幾個至親好友，如李榮書、桂柏華等處，都擾了，其餘一概辭謝，也還忙了好幾日，才得消閒。從此英名蓋世，勢燄薰天，干進者接踵而來，門庭如市。

其時內閣已奉聖旨，松勇提督軍門，特授天津總鎮，一等毅勇男，又念他獅子口大功，加一等輕車都尉，賞穿黃馬褂，松筠布政使銜，長蘆鹽運使司英勇巴圖魯，賞穿黃馬褂；許炳章兵部武選司郎中；木納庵、兀裡木等敘功賞爵，不及細載。

寶珠不勝歡喜。兄弟松筠都得了實缺，又不甚遠，但即到任，沒有個內助，如何是好呢？就同姐姐商議，要托李公為媒，將銀屏說給松筠為配。寶林道：「這個意思原好，諒許府也不好推辭，但一時來不及，何不先將公主給他帶去，做個房裡人，筠兒也有個拘束。」寶珠拍手笑道：「我久有此心，但不敢在姐姐面前提起。」寶林道：「先請舅舅去說媒，再探探公主的意思。」寶珠答應，就到李府說了來意，李公慨然允許。

晚間，寶珠進房，同公主說明，公主心中未曾不喜。松筠口裡不好答應，倒反推辭幾句，經寶珠勸了一番，也就允了。當日公主初見松筠，原是十分愛慕，後來見了寶珠，未免別有一番奢望。如今寶珠已是個中看不中吃的，不得不降格以求，思及其次了。

且說寶林叫了松筠進房，將公主給他的話說一遍，說是寶珠的意思，知你的任上無人，給你個房裡人帶去，幫助幫助。松筠冷笑一聲道：「他留著罷。」寶林道：「為什麼？」松筠道：「多承他的好意，我沒這個福分。」寶林道：「不識抬舉的東西，難道這種有才幹的美人兒，配你不過嗎？」松筠道：「人各有心，何能相強。」說著，起身就要走出來。

寶林大怒，拍案喝道：「站著！」松筠立定腳，不敢走動。寶林道：「你好好兒講過明白出來再走，不然，你替我仔細些。」松筠只得又到寶林身邊，垂手侍立。寶林道：「沒良心的孩子，你的功名富貴，全是他手裡出的。你今天一句話都不依他，況是一團美意。你這混帳，行事也該知道個好歹！」松筠道：「什麼美意！」寶林長眉微豎，俊眼斜睨，桃花臉上，登時飛起兩朵紅雲，喝道：「怎麼不是美意？為什麼不是美意？」

松筠忙陪笑道：「姐姐不必生氣，聽兄弟細稟。」寶林道：「你講，如講不出個道理來，……」說著哼了一聲，用手指定松筠道：「你今日就是死！你有螞蟻大的官，回來制伏姐姐了？」

松筠道：「姐姐什麼話，我敢制伏姐姐呢？我告訴明白，姐姐自然知道。公主當日原是我擒回來的，就該賞給兄弟，才是正理。他把他留在水寨，常叫上船同他頑笑，哥哥妹子，親熱得了不得，知他清白不清白？他是個大元帥，誰敢說個不字？況他最愛殺人，那個去講他的閒話，同性命作對呢？如今帶了回來，收在房裡，許多天頑得厭煩了，大約有什麼不合意，無處安置他，就來賞給兄弟。他不給我，我倒還不氣，拿個敗柳殘花來，估名釣譽，我可不領他這白情。姐姐明見，就是外人知道，也不雅。」

寶林聽他這番活，頗為有理，竟不能駁他，微笑道：「你休得胡言亂語，出口傷人，他知道是不依你的。你不要罷了，將來被別人得去，那就追悔不來。」松筠道：「這有什麼後悔，請姐姐善為我辭。」寶林冷笑一聲道：「滾出去罷，我怕同你這糊塗蟲講話。」松筠慢慢退了出去。

寶林進房，將松筠話細說一遍，寶珠大笑不止。寶林道：「如今且由他，日後必須著實難他一難，再給他不遲，不可輕易便宜這猴兒崽子。」寶珠含笑點頭。寶林道：「你說媒的話，求過舅舅沒有！」寶珠道：「早說過了，果然銀屏怎麼不來的？」寶林道：「聽說病著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不是病著，又要來混鬧了。從今以後，看他還敢來不敢來。」寶林道：「你起身之後，娘倒虧他解多少悶的，自從你走的那天，娘哭出一場病來，幾乎不保，有他在此，很替我分憂。」寶珠道：「媒說成了，娘更要喜歡呢。也可放姐姐幫手，將來主持家務。」寶林道：「這一正一副，明日也夠筠兒受用了。筠兒沒個人管束，還了得嗎？」寶珠低頭一笑。

從此寶珠在家，頗為消閒，有事出城，到營中走走，無事就同寶林、紫雲閒談，又添個公主，格外有興。公主名字本叫做寶珠，瑤珍是他的外號，因為與寶珠相同，此刻府裡都稱他為珍姑娘。每天晚間，夫人進套房在外間炕上，同公主談談海外的風景，寶珠又將平南的話，和戰仗的事，說與夫人聽，夫人驚一日，笑一回，喜一回，總要談到三更才睡。合家歡樂異常。

且說李公到許府說親，許月庵心中暗想：二兒子性命，是他家救的。而且我家不日就要娶他家人了，萬一不允親，他家的人，竟不把我娶，又將如何呢？那時惱了交情，人反說我們忘恩負義。松筠今年才交十六歲，已做了運使，也不辱沒女兒。許公本是個書呆，平時糊塗已極，今日忽然明白起來，思量及此，想了一回，就慨然應允。又當面求紅鸞為媳，李公倒不便推辭，也就許了。

李公回復松夫人，寶林、寶珠俱皆歡喜，擇日送聘，頗為熱鬧。松勇、松筠已擇吉期，要去到任，早有許多親友，請酒送行，錦上添花。寶林派了松勇的父親，同松筠到任，上長蘆去。松勇的母親，本是夫人的陪房，如今在府裡，現做掌家婆，看上金子美麗端莊，求了太太、大小姐，要他做媳婦。

金子是夫人的最得意第一個丫環，除外雖有幾個，卻不能如他，心中有些舍他不得，然而現成的個一品夫人，不得不讓他去做，只得答應了。又說此時，卻不許過門，候家裡娶了少奶奶，多備些妝奩，再給你娶不遲。

到了起程前一日，寶珠叫松勇、松筠進來，吩咐了好些話。又道：「我帳前有一千虎衛軍，一半校刀手，一半藤牌手，個個能征慣戰，本事高強，都是二十歲的少年精壯。我在四、五十萬人裡邊，只選了一千名，百試無差，一可當百，很立些功績，我都賞了花翎都司，留在這裡，也是閒著，爾等兩個，各領五百到任上去，或有用他之處，必須恩威並濟，以結其心，不可以兵卒待之。天津近海口，松勇可將五千靖海軍，再帶去聽用。」二人拜謝。

次日一早，松勇、松筠叩謝眾人，夫人勉勵一番，寶珠、寶林又叮嚀松筠幾句，松著直送出城，他兩人分頭赴任去了。一日，寶珠在桂柏華家多飲了兩杯酒，到晚回來，覺得身子不快，頭痛發燒。夫人不放心，著人請太醫來看，吃了一服藥，次日又好些，總是懶進飲食，胸中煩悶，到晚又覺燒人。或好或歹，請大夫服藥，全不見功，延了十餘日，竟吐起紅來。夫人、寶林嚇殺，又喚大夫瞧看，都說用心太過，積勞所致，身體過於嬌柔，一時難得見效，必須靜養多時，方可望好。

寶珠上本請寬假養病，皇上知他勞苦成疾，頗為過意不去，溫旨撫慰，賜了幾斤人參，並各樣藥物。寶珠的病，有增無減，大癸幾月不到，夫人、寶林煩不可言，無法可治。夫人每夜焚香叩頭悲泣，後來還是寶林有主意，請了張出外，服了兩劑藥，竟

住，月經也就通行，直到十月中旬，才調理復元，合家歡喜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許文卿見寶珠班師回來，樂得了不得，就想要娶他，又沒個主見。在家議論幾次，意見不合，來會張山人商量，倒是張山人阻住，說：「不可太急，他才到家沒多幾天。」文卿只得忍耐。後來見他又病了，急得不可開交，終日長吁短歎，抓耳撓腮，連覺都睡不著。如今知他好全，那裡放得過他？又來同母親相問。

許夫人道：「這倒是件難事呢。」文卿發急道：「不能由他罷了，我費了許多心機，才定下的。這種文武全才的美人，那裡去尋第二個？我死也丟不開他。」許公道：「癡兒且不必著忙，依我的意思，明天先請他舅舅來，同他說明，看他怎樣，李竹君都該知道。」文卿道：「大約不知，看墨卿的光景，就明白了。」夫人道：「無論他知道不知，你對他講了，問他什麼主意，就請他同張山人為媒。」三人議了半夜。

次日，許月庵下了衙門，就著人去請李榮書。少刻，李公到來，許公接進花廳，寒溫幾句，屏退家人，就將寶珠的事如何識破，如何定親，細述一遍。李公大驚詫異，嚇得搖頭吐舌，站起身來笑道：「真瞞得好！我們竟在夢中，一點都不知道。前日舍弟有信到，還要我招他為婿呢！」又歎道：「竟是一個奇女子，做出這麼一番大事業來，我們鬚眉，真愧死矣！」許公就求他為媒，托他設法。

李公沉吟道：「這事倒難住我了。」許公道：「就是令甥女，年紀也不甚小，將來不是個了局。青春幾何，不教他白頭之歎嗎？」李公道：「倒是有些難處，關係非輕，有個欺君的罪名在內呢！」許公道：「原是我也知道利害，所以來請教高才。」李公道：「我姑太太糊塗異常，而且過於溺愛。兒子倒不要緊，女兒是了不得的。就是我這個媳婦，說娶兩年了，還是不肯給我娶。提起來就生氣，也不知碰過多少釘子。前天又在那裡當面講，全不答應，倒說家裡少他不得。我說十九了，再不過門，更待何時？說之再三，除非招親，才有商議。家裡老年姊弟，我也不忍過於拂他的意思，只好依他罷了。我這邊斟酌個日子，大約總在年內了。」

許公道：「當日定親，原說明要俟兄弟成立，方許過門，如今友梅、子康，都得了官，也沒有什麼推托了。」李公想了一想道：「在我的愚見，說是一定不行，只有一個主意，我們聯名硬上一本，求主子天才酌奪，如能賜婚，那就不怕他作難了。這一著，總是不可少的，終久都要鬧到主子面前呢。」許公道：「我也這麼想法，設或天怒不測，如何是好呢？」李公笑道：「真是書呆子見識，你不知道他的聖眷麼？」許公道：「本上怎麼措辭？」

李公道：「這有何難！直敘就是了。不過說他尊翁年老無子，將女兒權充個假子，聊以自慰，後來父親早死，家裡無人，兄弟又小，弄得欲罷不能，情願納還官爵贖罪。諒主子總可成全，斷捨不得難為他。」許公道：「好原好，但定親這一段，也要敘入呢。」李公道：「這個，你們賢喬子另上一本，就求主子賜婚。」

許公聽了這番明白曉暢的話，樂不可支，連連作揖道：「事就這麼辦，令姊處全仗玉成。」李公道：「理當效勞，此刻我就去。」李公起身，許公直送上車，又叮嚀幾句，李公點頭。坐車到松府來，在夫人房中坐下，寶珠病才養好，是出門的，同寶林出來見過舅舅。李公笑對寶珠道：「舅舅今日來，有句閒話同你母親談談，你有事只管請便，我不要吃你陪。」寶珠知道事有蹊蹺，凝神一想道：「失陪舅舅了。」回身走進套房。

李公就將許府的話，委婉陳詞，說了出來。夫人呆呆的無言可答。寶林道：「他家什麼意思呢？」李公笑道：「他有什麼意思，不過要人罷了。」夫人聽到這句，驀然落下淚來。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回復李公，且看下文分解。